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input type="checkbox"/>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火車叨位去
<p>我最近很常坐火車。</p> <p>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室友還會問我：「你現在已經很會搭火車了嗎？」我說對，然後突然想起不過半年前，我還是一個完全不會搭火車，光是自己站在火車站裡面就會因為焦慮而頭暈目眩的人。那時站在火車站裡感覺自己像是被卡夫卡扔進陌生箱子的蟲，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得到了某種規則書，讓他們可以安然無恙地在我茫然四顧的巨大空間裡來去自如，我卻只能緊緊攀附另一個人，靠著他或他們的引導來確保自己不會在叢林裡迷失。</p> <p>我對坐火車的的感情一直是很複雜的，喜歡也討厭，總覺得那是一件很孤單的事情。</p> <p>張愛玲說：「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李黎認同，我也認同，我直覺裡獨乘火車的孤單來由於文藝作品裡的冒險和遠行，電影裡面露憂鬱神色的女主角，頭抵著窗，窗戶上映著他模糊的倒影，和鐵軌一路往前延伸的未知遠方。有人深受這份「二手」的感受困擾，我卻平白無故因此多了興奮的氣泡。</p> <p>但我感到興奮的同時，也很不喜歡坐火車，尤其不喜歡自己坐火車。蜷川實花的花魁每跑過一次橋就是清葉又長大一點，要是我坐太多次火車，是不是也要永遠地向童年告別。不只是台鐵，我對於獨自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的厭惡與排斥大抵來自於此。</p> <p>後來不得不學會這樣技能，是為了談戀愛。交往總是會使人不得不快速地成長起來，假如有家長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在短時間內，習得最低限度的所有基礎乃至於部分中高階生活技能，那他應該要鼓勵自己的小孩談戀愛，一段健康的關係有助於人的成長確實有其道理。</p> <p>遠距離戀愛讓我很快地學會了坐車。思念是最好的動力，我最終硬著頭皮學會了這項大多數人在國中甚至國小就該懂的技能。實際走過一次就能上手，發現以前不會不過是被家人寵著所以缺乏契機罷了。在南來北往的過程裡，我也陸陸續續想起很多以前關於火車的回憶。</p> <p>然後我突然發現，不管是小時候還是中學時期，甚至是現在，台鐵帶我去過最多遍的城市始終是台南。小時候阿公阿嬤帶我坐火車去台南找姑姑和堂姐玩，還不懂得抗拒長大</p>	

的小時候對於火車就只有興奮，印象中總是一人一個包上火車，忍耐兩個小時的禁錮後，就可以開始玩了。鐵軌是一條線，一端牽著我，一端連著當年同樣稚嫩的堂姐，我摸著線前進，跌跌撞撞去牽他的手，小孩子體溫偏高，那熱度暖了整條軌道。上中學之後漸漸忙碌，沒有多少空閒時間出門遊玩，自然也就沒什麼印象，也因此錯過了學習獨立遠行的黃金時期，在這個部分，我彷彿錯過轉骨期的青少年，往後總像是矮人一截。

高中畢業後，阿公過世，家裡的信仰和相關的儀式需要往返台南，頻率是一週一次，為期一個月，那段下台南的時光鮮明的令人眼睛發痛。

我那時總是一邊坐在搖搖晃晃的火車上，一邊慢慢地打著字。像寫日記，也像在用文字拍照，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沿途經過的風景和心境。那時說難得坐火車，早上六點的車次，太陽都還沒預熱好，人就出發了。晨光如橙汁如琥珀，液態狀地從車窗窗簾縫隙流入，滿車昏睡的人種在一格一格的座位上隨著節奏搖搖晃晃，車廂是魚缸，人群的水草裡，我悄悄拉開窗簾往外看一眼，窗外火車路過一大片水田，水田的後面是寺廟，寺廟的後面是雲，雲落在水田裡，紫色的不知名小花開在雲的邊緣。

我那時便想，車窗外的風景美好的令人屏息，人間即樂園。但是往往在下一秒想起踏上旅途的原因時，又如鯁在喉，覺得還不如永遠不要知道世上有這樣的美景。人間是無間。

聽一位老師說過，人生就跟坐火車一樣，上車、下車的人形形色色，來去間錯身而過，但終究是一樣的：上了車，有朝一日、無一例外都要下。而我對這個比喻相當不以為然，只因坐火車是一種選擇，而生死不是。人無法選擇出身，但卻大多可以選擇車次，因此生不是一種選擇，假如它是，往生者的國度想當然耳應當人口過剩；而死同樣不是，能夠無病無痛、壽終正寢，依然是件格外奢侈又好運的事。由此看來，坐火車幾乎可以代換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革命，與無可憑依的命運相抵，人類終於可以在生存的短暫年歲裡決定自己何時要上車、何時要下車。見微知著，將那樣的野心放到無限大，是不是就意味著有朝一日可以由生命來決定誕生和死亡的時間、方式？

如此一來，當我憑著自己的意志買票、踏上車廂，凝聚了人類的歷史和對自由的渴求，踏著前人編織的紅毯，遙遙眺望未來，也有一種壯闊的味道。

話雖如此，在上個學期之前，我也從來沒有自己搭過火車。

思念的彼端牽在台南，依舊是台南，命運兜兜轉轉纏繞的都固執著那一塊土地。第一次跳上火車，選擇從台中大慶站往北三站區間車台中站下，轉乘自強號，成功在台南站下車時，男朋友專程進了站，給了我一個鼓勵的擁抱。那瞬間才後知後覺到自己確實是太幼稚了，但又心底給自己找了一個藉口，本來就沒有規定什麼事該在什麼時候就必定要學

會，而學習新東西，從零到一永遠是件令人心潮澎湃的事。

也正是因為這份新鮮感，從那次之後，有時也不一定特別計畫，今天五點下課就跳上六點的車一路往南奔，隔天再坐早上六點半的車回來上第一堂課——這樣荒唐的事也是有的。有些事不趁著年輕的時候做，等到夠成熟了，大腦學會了精算成本和收益的運算方法之後，也許就做不到了。

最近一次從台南回來，坐的是早上七點半的自強號，出乎意料，滿滿的全是人，我最後落腳在一個穿著僧衣的老人家旁邊。剛坐下沒多久，就聽到他開始講電話。

電話對面很顯然是他的孫女，老人家用一種很溫和，但實際上寵溺和喜愛滿溢而出的語氣說道：「阿公的小公主，好久不見，你上六年級了齁？有沒有跟同學好好相處？有每天念南無阿彌陀佛嗎？」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心裡環環繞繞，滿腦子金剛喻鳴。後面他們說了大概五分鐘，都是零碎的對話，就像普通的爺孫，試著笨拙的伸出觸角觸碰，但總是不那麼順暢。我眼淚一邊掉一邊吃昨天晚上預先買來當早餐的蘋果麵包，眼淚掉到麵包上，嚐起來濕軟又帶點鹹，我早上六點半起來趕車，從台南坐到彰化轉乘區間，等到大慶站之後就要準備開始一個禮拜的第一堂課，以此作為一週忙碌緊湊的開端，往往眼睛一閉一睜，又是一週過去。我一邊吃早餐一邊想，生活如此充實，我阿公是不是也會覺得我長大了。

我是不是能夠被原諒了？在我過去撒過的謊、說過的大話，是不是可以被一筆勾消了？

我想和隔壁的這位老人家說，那你要保重身體，多念阿彌陀佛，你多念一點，健康的活久一點，把份量念夠了，以後你家人就可以少替你念一點了。要等久一點，等你的小公主長大；等他懂的體貼人；等他知道你會坐在自強號上拿著她以前參加活動的照片給陌生人炫耀；等他看懂你說起他的時候的表情。我坐在這位老人家旁邊，他向我分享孫女去年萬聖節的小魔女裝扮，我看著他的手機螢幕，恍惚覺得在看自己，幾乎篤定自己在十年前就長這樣。要如何解釋這場如夢似幻？佛說因緣果報，心理學說客體關係，下了那節車廂之後才知我目光所見皆為虛妄，看穿事物和自我的本質，追根究底，其實只是不甘心而已。

不甘心自己當年成長的速度沒有追上阿公離開的腳步。

明明該是肌少症的，也走得太快了一點。

依據我的觀察，前進的日子裡，除了閒到發慌和每個階段性任務剛開始的那段時間，其他時候，大多都是被日子推著走而已。我們都忙，習慣把日子切割，陽光被割碎了就沒有辦法點亮思考的空地。那位火車上的老人家後來在嘉義站下車，我則繼續一路向北，窗外火車路過一大片水田，水田的後面是寺廟，寺廟的後面是雲，雲落在水田裡，我突然覺得很慶幸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我還是有機會可以思念一個這麼久不在家的家人。不然日子一天一天過，好多個一千四百四十分鐘涓涓流去，一點聲響也沒有，我已經好久沒有思考過自己現在前進的道路和腳步，是不是也跟當初一樣，有走在對得起自己和阿公的路上。

也許我一直沒有長大，潛意識的身份認同永遠停在十歲，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和爸爸說十一歲就可以離家出走了，好像一步登天，但是人如何登天？所以我就一直留在十歲的那道界線前面，今年二十二歲了，還是會為自己一個人坐火車而自豪，同時充滿偷偷長大的罪惡感。

後來還是會想起當老人家收拾行囊準備下車時，我看著他的背影，黃色的袈裟、瘦削的背脊，而我終究沒有說任何一句多餘的話。那不是我阿公，即使我看著他孫女時，心裡希望這個小女孩能溫柔地快點長大，又即使我看著他的背影就像看著夢境走掉，但我也始終保持神智清醒。

在他通過火車的感應門時，我心想，誰還不是阿公的小公主了。

而別人家的小公主，坐著火車，風景框在車窗上，哐啷聲中朝下一站前進。